

生活随笔

知了唱着夏天



艾万忠

今年苦夏，中伏过后，树上知了还吱吱叫个不停。晨起每每遛弯，步道上总能见着几只知了。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些知了，上到树上顶多也就六七十天。掉下来的知了，要么躺着要么趴着，不是已经“一命呜呼”，差不多也是奄奄一息。倘若见到有蚂蚁大军团团围住，必是蚂蚁在尽享饕餮盛宴，而不是在救助知了。

曾听过一种说法，说知了的鸣叫都在黄昏和夜间。我上网查了查，也浏览到这么一说。但“度娘”帮我扫除了个盲点，就是会叫的知了只是雄性知了，并非所有知了。知了鸣叫在黄昏和夜间，鸣叫的是爱，是雄性知了对另一半的爱的表白。巧的是知了由蛹成蝉也是这一时段。黄昏和夜间显然就成了知了痛并快乐的时刻。所以，说知了鸣叫在黄昏和夜间也没错。知了鸣叫的频率在1.5kHz到3kHz，个别的可高到4kHz。这是人类发声的音频段，不知怎么被雄性知了叫得还极富磁性，令雌性知了着迷得都身不由己循声而去。喜欢音色柔和低沉悠扬的，都奔着“杨洪基”“刘秉义”去，喜欢高亢激昂的，都奔着“帕瓦罗蒂”“多明戈”去。

不管说法全面与否，从儿时到花甲，夏天我所听见知了的叫声都是在朗朗晴明白日。住到小区这十多年，一到夏天，吱吱的知了声，时不时从小区内一棵棵树上传来，一阵高过一阵。上午如此，中午如此，下午也是如此。

夏天，敢跟太阳叫板，不，应该说是跟太阳最和谐的昆虫怕也只有知了。火辣辣的太阳照得叫人皱眉叫人轻易不敢出门。唯有知了，太阳越大越快活，鸣叫起来也越是响亮，像是为太阳的万丈光芒喝彩。太阳似乎也感受到知了的热情，那万丈光芒也是愈加光芒四射，愈加明晃晃地照着大地。太阳和知了就这么“一唱一和”，把夏天弄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夏天，俨然是太阳和知了的世界，是太阳和知了的主场。

转眼又立秋了。不过，重庆立秋不像北方早晚都感觉得到凉意。往往立秋后的重庆，不光是白天，就是一早一晚，十天半月也还是夏天的温度，一点都不打折。

立秋这天，大约是早上6点过，我遛弯到一棵朴树下，不经意间发现一只知了正趴在步道边，遂蹲下身来看个究竟。这只黑褐色知了有五六厘米长，通体油亮，一双翅膀像等高线一样的纹路清晰可辨。我掏出手机对着知了拍了张“标准照”，准备将其翻过面再拍张“腹肌照”，谁知右手食指刚触碰到蝉翼，知了那三对爪子便缓缓朝前挪动开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拇指和食指赶紧捏住它坚硬的头部将其掉头翻了个面。刚放下，知了扑棱扑棱又翻转了过来，还吱吱叫出了声，缓缓朝前又挪动了几步。此刻“和声”从树上骤然响起，如歌如泣，越发响亮起来。当这只知了安静下来，只一会儿，四起的“和声”也戛然而止。如此再试一次，也是如此。这知了的“拗”劲儿我也是服了，就那么一口气也坚决不“躺平”。

无疑这是一位“帅哥”。如歌一样的叫声，我辨别不出是“男高音”还是“男中音”。但可以想象它业已完成一种使命，即将“魂归故里”。我也只好由着它，不再去打搅。尽管“腹肌照”没拍成。

关于知了的鸣叫，历来褒贬不一，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太阳倒是欢喜，却也叫得有人心烦意乱。我以前有段时间就是。但不知何时，叫人心烦意乱的噪声已云消雾散，我再听知了鸣叫，听见的已是一曲旋律，是一串可感知的音符——开朗、自信、执着。

知了从它来到这个世界起，它可能就没想过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一天不歇地都在用它洪亮的嗓门为这个世界放声歌唱。

知了洪亮的嗓门源自哪里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知了从一个灰头土脸的“丑八怪”蜕变为羽翼丰满的“帅哥靓女”，在地里没个三年五年不行，甚至长达十七年的也有。也就是说，知了一生多半时间都在泥土里。据说刚刚蜕皮羽化的知了是绿色，肢体柔软，一双透明的薄翼和两只黑米粒大小的眼睛，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片刻，知了双翅变硬，颜色变深，还可展翅起飞。遗憾的是，发生在黄昏和夜间的这一幕，至今我都没有目睹过。即使我想亲眼看看未必就能见着。毕竟不是行家里手。

遥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儿时的田园乐趣就已成为奢望。幸好有黄葛树、小叶榕、香樟树、银杏树、梧桐树、槐树、朴树，以及不少可以遮荫的这树那树环抱着钢筋水泥楼宇，住在里面的我们才没有完全脱离大自然怀抱。当然，知了也是凭借这一棵棵大树吱吱地叫着夏天。我们由此也闻见这样一种人间烟火气。

知了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夏天一鸣。没见过雪花飘飘，也没见过春暖花开，也不曾带走一片云彩。待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却都悄然而去。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协会)

诗/绪/纷/飞

你是我幸福的回忆



杨康

我总是不经意地想起你
想起你的苦口与婆心。你是我内心
珍藏一生的秘密，是一种抵达远方
实现梦想的力量
你用一束光把我此生照亮
让我有了无穷的力量

九月，充满了远行的忧伤
我曾坐过的课桌，又有了新的面庞
而你依然坚守在那三尺讲台
我不敢回眸
怕看见你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霜
你是我幸福回忆里的一朵芬芳
始终盛开，永不凋亡

你是我性格里的善良
更是我说话时的语气和做事时的三思而后行
你是我的会心一笑
我的一生，也永远在模仿
模仿你的正直与勇敢，我把你
对我的叮嘱，当作一生最高的嘉奖

我敬爱的老师呀，请你一定要原谅
原谅我的疏于问候。我总是想起你
却又不敢联系。我总担心啊
我还没有成长为你最优秀的学生
在今天，用我的诗歌
把心声，读给你听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风/物/记

山间飞蓬花



唐代贤

今夏我在海拔1200米左右的方斗山避暑。在山间小路上悠然漫步时，一丛丛白色的小花不经意间映入眼帘。那小巧而清新的模样，瞬间吸引了我。我蹲下身仔细观察，却不识此花之名，赶忙用手机微信“扫一扫”识别，很快闪出“飞蓬”二字。原来，这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如星星般点缀着林野、草地和路边的小花，就是飞蓬花。

初识之后的每一次清晨或傍晚散步，我都特别留意飞蓬花，时间久了，便有了一些思绪和感慨。飞蓬花虽质朴无华，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它的这份质朴，让它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淡雅与宁静，恰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菊花一般，都不引人注目，却自有一番韵味。

《诗经》中以“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来比喻妻子因思念出征丈夫而无心梳洗致头发散乱。这里的飞蓬花，身姿轻盈，随风舞动，仿佛在诉说着离别的愁绪。它就像缩小版的葵花，圆盘边上洁白的花瓣细腻柔软，阳光下闪烁着微微光芒；圆盘中间淡黄色的花蕊小巧精致，散发着缕缕清香。摘一朵嗅之，顿觉心旷神怡。

走近飞蓬花，你会发现每一朵都是小小的精灵。它们的茎干纤细而坚韧，看似柔弱，却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倒，如同山间的勇士，用自己的坚韧诠释着生命的意义。飞蓬草的叶子呈锯齿状，翠绿欲滴，紧紧环绕着花朵，犹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份宁静与美好。

“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这一古句，道出了飞蓬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它们可借风力行程千里，不择土壤，不论环境，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便会努力生长、绽放。在山间的石缝里、峭壁上、草丛中，处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雨雷电，以顽强的意志展示着生命的不屈。在偏远贫瘠的环境中，飞蓬花默默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它们从不抱怨，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草木一秋”这有限的生命时光，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繁华，独自品味着生命的纯净与快乐。

李白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来比喻与杜甫即将如飞蓬一样各自漂泊天涯，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对彼此未来的期许。由此可见，飞蓬花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其外表，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顽强坚守、纯净的精神。飞蓬花似乎在提醒我们，不妨停下脚步，去欣赏那些山间小花，去感受它们所带来的那份宁静与美好，就总能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纯真与感动。

(作者单位:丰都县政协)

读/与/思

探秘中华学艺社的百年风云
——读《中华学艺社史》

刘秋娟

《中华学艺社史》是一部全面回顾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社团“中华学艺社”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由李英杰与文恒两位学者撰写。该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华学艺社的起源、发展、影响及衰落，勾勒出这一学术社团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的独特地位与贡献。作为一本兼具学术性与资料性的著作，该书不仅填补了对中华学艺社研究的空白，也为更广泛的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该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五个主要章节，从中华学艺社的诞生背景到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系统呈现了社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与发展。中华学艺社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与中国科学社齐名，其成员涵盖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等众多学科领域，出版与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得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

《中华学艺社史》这本著作的一大特色在于其丰富的史料基础。论者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力求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叙述，真实再现中华学艺社的历史全貌。书中关于中华学艺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古籍的详细描述，不仅展现了中华学艺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贡献，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的独特视角。

作为一部系统考察中华学艺社历史的著作，《中华学艺社史》在学术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学艺社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团体，不仅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转型，还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通过对中华学艺社各个历史阶段的详细考察，论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丰富的中国学术史图景。

然而，该书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书中的某些内容略显简略，尤其是在对中华学艺社内部组织机构、社员思想主张及其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等方面的讨论上，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这可能是篇幅限制所致，但如果能更加深入地挖掘这些方面的内容，将使该书的学术价值更上一层楼。

《中华学艺社史》通过对中华学艺社这一特殊历史社团的深入研究，填补了现有学术领域的空白，为研究中国现代教育社团及民国学术史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该书还具备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回顾中华学艺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揭示了学术社团在推动国家科研、教育、出版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现代学术界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附属中学)